



清词选注



汪泰陵 选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

清词选注

汪泰陵选注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李立朴

封面设计 王才禹

封面题字 黄济云

技术设计 欣 宇

清 词 选 注

汪 泰 陵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4.75印张 619千字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221-02692-0/I·312

定价: 13.00元

序

严 迪 昌

汪泰陵先生以壮盛之年而自甘静寂，多年来沈潜其心于清代词的遴选评注，终于积渐而成此规模甚大的《清词选注》。这是一部自具手眼的词的选本，今值出版之际，汪先生要我说点想法于书端，坚拒固迹近矫情，而我亦觉得有话可说。

往昔读孔尚任《湖海集》时，深以为其在《官梅堂诗集序》和《敝帚集序》二文中对选评家的任重之论很是精到。孔氏在前一篇序中，从“大抵诗之所在，即才之所在也”的观念出发，曾断言“吾阅近诗选本，于吴、越得其五，于齐、鲁、燕、赵、中州得其三，于秦、晋、巴蜀得其一，于闽、楚、粤、滇再得其一，至于黔、贵则全无之”。后来他读到黔中遗民诗人吴滋大的《敝帚集》，于是不胜感喟，在序文中校正原先的判断，说：黔阳的“全无”，“非全无也，有之而人不知，知之而不能采，采之而不能得，等于无耳。予论才而不及之也，固不任失言之咎矣。”孔尚任的“不任失言之咎”云云当视之为摇曳其

辞，以引出后文的论述，而“不知”、“不能采”、“不能得”这“三不”的因果递进层次，则道出了选评家手眼之广宽高深与否的重大作用。事实确也如此，熟谈的未必全皆精采，陌生的并非定属不足道，至若见闻未广甚或视而不见，那更是选家大忌的狭窄、偏嗜之弊病了。

与宋词相较，清词无疑要陌生得多，前者斐声也久，早已成为词这一特定抒情诗体的饮誉标志。诚然，两宋词的璀璨绚丽，实无愧于词史瑰宝之称，足当华夏文学史熠熠耀辉之一章。可是，任何历史均难抽刀相断，一种文体的演进也自具其相对完整的过程，何况，词所特有的抒情功能远非到宋末即告衰竭。作为抒情的手段或形态，词不仅在其后的历史时期仍将随着社会生活的兴衰更变而继续焕现其生命力，并且在不同作家笔底各各成为心路历程的体现物，从而呈现着竞相独标的风神。史称“中兴”的一代清词，即是该抒情体的生气活力的又一次呈现振颓起衰之势。它的足可与宋词相媲美，当然不只是表现在数量之浩瀚上，而是以其深广的认识价值和丰富的审美价值赢得“中兴”艳称而彪炳词史的。但是，要祛除习惯成见并非一朝夕间即能成，特别是清代词作尚未有现成的总集，欲“知之”并进而“采之”、“得之”，诚需汇合同仁各自的辛勤努力始得能。这是相当艰苦的冷板凳活儿，没有甘于寂寞的勇气不易为，汪先生的值得称道自也不言而喻。

清词的不大为人“知”，似还不仅仅由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习惯陈见所蔽，某种由于艺术的审美的偏嗜每每也成为一代清词不能尽“采”、尽“得”的障碍。清代词在演化史程中，流派的、风格的自觉倾向日趋强化，随之而排他性趋势亦愈烈。自嘉道以还，常州词派的词学观念牢笼词坛后，其渊源流延，经临桂派及清末以朱彊村为代表的词人群而一直影响至近今。这种影响在眼下能见到的数量很少的清词选读本中仍或多或少地有所反映。这就很容易予人一种印象：清词就是如此的了。汪泰陵先生在选注时，颇能自放眼光，择善而录，不偏嗜。我以为这对清词的介绍是别有功益的，应该说也是这本词选的价值所在的重要的一点。

我与汪先生原亦不相识，缘份正联结在清词上。当我在与汪先生书信往来，并读了他选清词的凡例和目录，继之又读到他一部分书稿时，很自然地联想起了前面提到的孔尚任那二篇序文。这联想除了“非全无也”云云关于闡幽发微的评选介绍工作的重要性之外，孔氏更有一段高见令我首肯。他在《敝帚集序》中说到改变了对贵州人文的偏见：“兹果得《敝帚》一集，杂体千余首，即中原名硕以诗噪者，或不能过之。乃知其中未尝无人！……”，又说：“而其中之人文，朴略无华，不乐与荐神游……。安能一一搜而传之，与十五国人才衡长量短”。我以为孔尚任这些话讲得很诚恳，事实上当时他也没有必要去向一个

当地遗老吴滋大作谀辞，他说的是真实的感受。通都大邑和东南地域诚然人才如云，然而这不等于说边远外省就没有不务虚华的真正的学人。在此之前，我曾读到过贵阳黄万机先生的《郑珍评传》、《黎庶昌评传》，深为黄先生的“朴略无华”的学术性格和造诣所佩服，现在汪泰陵先生的《清词选注》问世，益使我感到黔中学者自有其足可“与十五国人才衡长量短”之优势在。戔戔小语，权以为序。

1991年11月于吴门

前 言

词起于唐，兴于宋，衰于元明，复振于清。在词这种中国古典抒情诗体所走过的这一马鞍形的历程中，我认为，宋词清词就是这个“马鞍”上并峙的双峰，是词史上交相辉映的双璧。

提起宋词，其成就早已为世所公认，已无论述的必要。可是对于清词这份珍贵的文学遗产，一般人就知之甚少。正是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清词的“中兴”作一个简要介绍，意在使读者诸君对清词的概貌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清代（指1644年甲申—1911年辛亥）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专制王朝，基于其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诸多原因，产生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清代文学，而清词正是这当中一朵艳丽的奇葩。在260余年的岁月里，伴随着清王朝的盛衰兴亡，词坛上呈现出流派纷呈、风格竞出、百花齐放、流金溢彩的壮丽景观。其间，举凡能在文人心中引起震颤、惊悸、哀怨、彷徨、反思的重大事件，如明清易代、缅怀先朝、南明史事、三藩之乱、康雍乾三朝因文网高涨而起的“科场案”“奏销案”、嘉道以还内乱不息外侮又起、乃至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戌维新、

八国联军侵华等等，无不成为词人们歌吟的题材。优秀的清词作品，植根于清代广阔的社会生活，积淀着词人们喜怒哀乐的各种心态，不管是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达到了很高水平。从而使得词这一文学样式，在清初就得以振颓起衰，出现“中兴”的喜人局面。

清词的艳称“中兴”，首先是以词人辈出，词作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朝代作为标志的。据参加《全清词》编纂的专家严迪昌先生撰文介绍，虽历经战乱和水火虫蠹之灾，清人词集已亡佚不少，但今存清词数量之浩繁，仍是超越前代多多。仅以清初顺治、康熙之卷为例，即得词5万余首，词人数逾2100人。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一代清词总量将超出20万首以上，词人也多至1万之数。（参见《文史知识》1987年第11期《老树春深更著花》）仅以清词的数量而言，已是《全宋词》的十倍！当然衡量一代文学、某种文体所取得的成就，并不能只看数量，更重要的还要看作品的质量，但是数量本身往往正是某种文体繁荣昌盛以及普及程度如何的最好见证。不朽的传世之作，其实就往往产生在这个“繁荣”和“普及”之中。这一点，早已为古今中外的文学现象所印证而勿须赘言了。

清词的艳称“中兴”，还表现在清词从一开始便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

公元1644年，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在北京仅仅呆了一个半月，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便率八旗精兵，于五月初三日一举攻占了北京，从此开始了清王朝长达267年的统治。于是，尖锐的阶级矛盾之中，又增加了民族矛盾的内容。尽

管清兵自入关以来就遭到中原及江南义师的浴血反抗，尽管前明宗室也曾在南方建立起一个个反清政权，然而均无法和强悍善战的八旗劲旅相抗衡，最后都先后以失败告终。这就是清初血淋淋的历史！生活在清初的词人，从一开始就置身于这样一个令人窒息的氛围之中。所以词这个一向被人们视为“艳科”、以绮罗香泽雕红镂翠的情调为其主要内容的文学形式，从进入清代起便摆脱了柔靡之风，并且可以和诗歌一样，以铿锵有力的语言，抒写出极有分量的作品来。

爱国的遗民词，就是清初词坛上闪耀着异彩的篇章。这些词作，或抒写对前明王朝的怀念，或记叙南明王朝斗争的史迹，或托物言志表达“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一腔正气，或借咏史寄寓因回天无力而引起的悲痛。在艺术上，虽然作者同是遗民，作品主题又都比较接近，但却风格各异，呈现出极为绚烂多彩的景象。这期间著名的遗民词人有方以智、今释澹归、王夫之、屈大均、万寿祺等。这些遗民词人，不少人都参加了反清斗争，失败后，或削发为僧遁入空门，或闭门不出著书立说，或安贫乐道流连山水，或书剑一囊萍飘四方……其所为词，无不浸透自身的强烈感受，一片慷慨呜咽之情溢于言表，虽无意求工，却自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强烈艺术感染力。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就其影响而论，清初遗民词自然还不能和那些由明入清后身居高位的清人的作品相比。但是遗民词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初民族矛盾的尖锐，正是这种尖锐的矛盾以及由此而起的斗争，造成了清人词的

主流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应付酒筵歌席或抒发个人狭隘的感情，而是在人们的眼底，展开了一幅幅雄奇伟丽的景象。这无疑对清词的“中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清词这种强烈的时代特征，一直保留到了清末。这也就是有清一代数百年间，为什么时时都会有优秀词作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词的艳称“中兴”，还表现在词的风格流派和群体的众多上。

清代词的流派和群体的众多，是历朝历代都无法相比的。仅就这一点，也足见清代词家不囿于前人的创新精神。各种词的风格流派的争饕并驰，各种词的群体对词的切磋和探索，给清词创作带来了蓬勃生机。既扩大了词的创作队伍，培养了后起之秀，更重要的是为清词造成了一个以地域性和家庭血缘关系为特点的大文化背景。有了这个文化背景，才有了两宋词之后词的复兴。

重要的清词流派和群体仅以清初为例即有：以陈子龙、李雯、宋征舆为代表的云间词派；以曹尔堪、钱继章、魏学渠为代表的柳州词派。其中曹氏、魏氏家族中父子兄弟均能诗善词，为柳州词派中坚；以陈维崧、任绳隍、徐喈凤、史惟圆、万树、曹亮武、陈维岳、蒋景祁等为代表的阳羡词派。其中陈维崧、陈维岳、史惟圆、曹亮武等或是兄弟，或是中表姻亲兄弟；以朱彝尊、李良年李符兄弟、沈皞日沈岸登叔侄、汪森、龚翔麟、陆隼等为代表的前期浙西词派；以张丹、丁澎、毛先舒为代表的“西泠十子”；以王士禛为领袖的广陵词坛，代表作家有彭孙遹、

邹祗谟、董以宁等；以广陵词坛为中心，当时成就卓著的词人群体还有以董元恺、黄永、陈玉璠等为代表的毗陵词人群、以吴绮、汪懋麟、宗元鼎为代表的广陵词人群，和以陈世祥、冒襄兄弟、父子为核心的通如词人群；以严绳孙、秦松龄、顾岱、顾彩以及侯氏父子等为代表的梁溪词人群。另外，在清初还发生了多次词的唱和活动，其中规模最大的有这样三次：发生在杭州的《满江红》调“江村唱和”、扬州的《百字令》调“红桥唱和”以及北京的《贺新郎》调“秋水轩唱和”。这三次唱和都影响极大，对推进清词的南北交流，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以“秋水轩唱和”为例：今存“遙连堂”刊《秋水轩倡和词》共收南北名流26家的唱和之作凡176首。当然这次唱和就规模而论远远大于以上两个数字，大江南北先后有邮筒互寄，尽管“词非一题，成非一境”，但是由于唱和者都能精心结撰，故佳作迭出，妙语纷呈，诚所谓“词场一时之盛”。此段佳话，在我国文学史上，亦属罕见。

仅清初重要的词的流派、群体唱和活动以及名家、大家就有这样多，足见清词创作的繁荣并非是虚言了。

清词的艳称“中兴”，还表现在词的题材的拓宽上。这一点和唐宋词相比，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我们捧读唐宋词时，有一个很深的印象，那就是它的长于抒情，长于写“心”。不管是怎样复杂的“心绪”、“心曲”，有的甚至诗歌也难以表达的“心态”，唐宋词也能恰到好处地、非常细腻传神地、极为准确生动地把它表现出来。令人拍案叫绝的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然而，

唐宋词却表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缺陷，那就是题材的狭窄。正如杨海明先生在他的专著《唐宋词史》一书中所指出的：“我们在唐宋两代人所写的两万多首词中，简直看不到一点儿作为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的影子，举此一点，就足以见出唐宋词题材的惊人狭隘性了。”

如前所述，清代是一个由满族贵族集团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王朝，这一特定的政治原因，造成了清初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尖锐和激烈。因此置身于这一环境中的清代词人，还没有来得及坐下来去考虑如何继承“花间”、“草堂”的倚声传统，怎样去表现“柔美”、“香艳”的正宗词格，便被入主北京不久的清统治者，对汉民族的一次又一次的反抗的血腥镇压，鸡犬不留的屠城，以及薙头令——这和万户千家都有着直接关系的政令——下达后那残酷的屠杀场面所惊呆了。现实逼迫生活在17世纪中叶的每个有良知的词人去愤怒、去深思，去选择最能抒写满腔不平之气的文学形式。于是词这种自古以来就被人们看成是“艳科”、“诗余”、“小道”的抒情诗体，便成了文人们躲避清初文字狱的“防空洞”，而被词人们所普遍接受，进而成了他们吟写心声、表达心曲的主要手段之一。之后，清代广阔而又丰富的社会生活，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人生，知识分子心底的感慨与愤懑、难言的痛苦和惆怅，便成了清词所经常抒写的对象。即使是严肃重大的题材，清词也能从某个角度，予以很好的表现。传统的“诗庄词媚”之说，已被严峻的现实击得粉碎！似乎可以这

样说，是时代、人心以及由此而来的词风的骤变，促成了清词题材上的拓宽、生活气息的浓厚、审美情趣的嬗变、表现手法的多样。是时代、人心以及由此而来的词风的骤变，造成了一代清词的“中兴”。

说到清词题材的广泛，还可以举出如下一些例子。诸如上文所提到的与国家民族利益息息相关的时政大事，以及故国之痛、民生疾苦、天灾人祸、战争动乱、洋人入侵、贬滴充军、贫富不均、科举考试、黄河决堤、壮丽山河、天上仙境、民族风情、历史人物、历史陈迹、题画咏物、胸中块垒等等，以及日常生活细故、天伦之乐、朋友情谊、两地相思等都有反映；从生活环境看，有风景秀丽的江南水乡，瘴气不断的西南边陲，绝塞苦寒的边地风光，通都大邑的富庶繁华；从人物形象看，有戍守边关多年的将军士兵，有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有终年辛勤耕耘的农民，有自食其力的渔夫樵夫，有蚕池抽丝的女工，有东躲西藏仍被强行抓走的壮丁，有独守空闺的思妇，有对子女无比疼爱的父母，有无时不在思念双亲的游子，有孜孜不倦刻苦攻读的书生，有怀才不遇“心如枯井”的文士，有四海萍飘的僧人，有暮景萧条的梨园太监，有“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的鉴湖女侠，有身患疟疾还要遭丈夫婆婆、小姑虐待的女词人，有如狼似虎催租逼债抓人的胥吏等等。虽然这种介绍是“静止”的，同时也还存在挂一漏万的局限，但通过这个介绍，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清词题材的丰富和多样来。

清词的艳称“中兴”，还表现在词学研究所取得的巨

大成就上。

清人词话之多，这也是前人所无法相比的。仅以今人唐圭璋先生编的《词话丛编》一书为例，即可说明。《词话丛编》是迄今为止收录古代词话最多、最完备的一套词学丛书。该丛书辑印了从宋至清的词话计85种，5巨册，342万字。其中宋、元、明三朝词话凡17种，仅占5册中的半册，字数不足30万。仅此一端，即可见清人治学的勤奋，词学成就的卓荦！

清代上距宋代约400年。清词和宋词两者之间既有继承性，更有变异、创新和发展。清词话正是在对清词众多风格流派以及词家作出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从因、变的沿革流向反顾上溯，对历代词家的创作也作了有意义的探讨。正是这种探讨、比较并付之于创作实践，才有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独具神采风貌的一代清词。

一个朝代有这么多的词学家、词人，自觉地用自己的审美情趣、审美倾向以及理论主张，去影响他周围的人，从而去形成各各不同的风格流派，并进一步根据这些观点去进行词的创作，因此才有了清词创作的繁荣。没有这些词家的辛勤笔耕，绝对没有今天清词丰腴瑰美的景观！

关于本书编选凡例：

一、本书收词，录自《清词综》、《瑶华集》、《清名家词》、《全清词钞》、《清词综补》、《近三百年名家词选》、《艺蘅馆词选》及词人们的别集、选集，以及《清词史》、各种词话等。所录不主一家，并互相参照。

择优而从。重要的异文则在注释中加以说明。时代断限，明遗民只收入清后的作品，跨清末与民初两个时期的，仅录辛亥革命前的作品。

二、全书内容包括作者简介、所选作品、注释、前人评说四个部分。前人评说没有的，则以空缺处理。

三、所选作家作品，以思想境界、艺术造诣高者为主，力求做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内容反动的、色情的、无病呻吟的，一律不选。

四、所选作家、作品，尽可能顾及清代各种流派的名家名篇，体现作家的各种风格。部分佳作，则不限于名家。

五、词家先后排列，以生年为主。生卒不详者，则以科第、交游等定其先后。

六、作者介绍，载于所选作品之前。主要介绍作者经历、生平、词集名称等；个别重要作家，则包括词的风格特点、在词史上的重要地位等。

七、注释部分对词中本事、地理、历史、典故、难懂词语等，一律加注。生字加注汉语拼音和同音字。典故多注明出处，力求简要详实。

八、集评部分以择录清代部分词评家的比较恰当的有关评说为主，亦收少量近人之评；有的评说虽有偏颇，但也引述在后，以存一家之说，供阅读时参考。

目 录

序	严迪昌	(1)
前 言		(1)
钱谦益 (一首)		
永遇乐 (三五中秋)		(1)
陈洪绶 (三首)		
鹧鸪词 (行不得也哥哥)		(3)
(行不得也哥哥)		(3)
南乡子 (湖上恋多年)		(4)
万寿祺 (五首)		
浣溪沙 (蘼渚西边桥户开)		(5)
蝶恋花 (荆楚东来增古戍)		(6)
南乡子 (带甲满京华)		(6)
浪淘沙 (蝉曳小回廊)		(7)
双调望江南 (烟雨路)		(8)
陈子龙 (十首)		
点绛唇 (满眼韶华)		(9)
浣溪沙 (百尺章台撩乱飞)		(10)
菩萨蛮 (廉纤暗锁金塘曲)		(11)
画堂春 (轻阴池馆水平桥)		(11)
山花子 (杨柳迷离晓雾中)		(12)
蝶恋花 (雨外黄昏花外晓)		(13)
少年游 (满庭清露浸花明)		(13)